金文最

金文最卷四十五目錄

墓碑

潁川郡故陳公墓表銘 明昌六年　失名

晉趙宣子墓碑　靳德昌

太原王氏墓記 承安四年　雷文儒

李氏墓表 大安四年　雷文儒

隴西郡李公墓誌銘 大安元年　賈沂

應奉翰林文字贈濟州刺史李公碑銘 貞祐四年　崔禧

以上原列九十

金文最卷四十五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墓碑

故葉令劉君墓銘　趙秉文

惟南山翁之曾孫以剛直聞百未一見槁死空墳二子耶既秀而文將大其萌耶噫　滏水集

贈正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孔公墓表　党懷英

至聖文宣王五十代孫諱摠字元會曾祖諱若蒙襲封奉聖公贈朝奉郎伯祖諱端友朝奉郎直祕閣襲封衍聖公宋建炎二年冬祀大禮赴揚州陪位值兵火隔絕其弟端操之子璠已襲封託長子拯皇統二年三月補文林郎襲封衍聖公無嗣其弟摠大定三年七月補文林郎襲封衍聖公管句先聖祀事公三歲而孤幼稱警悟及長力學自强通春秋左氏尤喜韓愈詩文談論衡尺多引二書先輩多稱譽之公職在嚴奉林廟草木居人無敢輒犯宗族

之閑少長有禮人敬其勤復畏且愛一日願贈鄆國夫人殿私自言曰生爲人子孫而謬當其職使之隘陋如此甯不愧於心乎乃親率佃戶攜斧斤之具入東蒙之山躬親指畫採伐中椽桷者旬有餘日連車接軫以歸起西廟尼山廟兩處鄆國夫人殿及大中門家廟齋廳祭祀庫計五十餘楹彩飾圖繪畢備朝廷聞公名召赴闕欲留隨朝任用公力辭職專祀事不宜妨職任之不專則特授曲阜縣令未到任歲大旱既到任甘雨三日而止稼穡益茂歲仍大熟公精勤吏事縣署至所居往返十五餘里及晚治縣無一日稍闕差科甚均訴訟無滯親族有訟卽移佐官無少長皆向意諸材當首人舊驗物力差當公預令定奪相次明以公文告示比至其人已自承認交替不復更至庭下每歲夏絹凡丈尺小戶舊例合併全匹輸納隨村首目皆自斂掠公止令依市價積算和買使併起納盡革舊弊縣城摧壞官計工修築公戒董役者曰愼勿拆廨舍壞家塋若廨舍有礙當隨地築之家墓頹壞當以已俸完

之二者旣安吾心亦安矣其有不成葬穴無主暴露枯骨當遣使厚葬之有碑曰叢碑邑人春冬祀之葬畢是夜夢眾人來謝內一人稍前云嗟哉暮雲之弗及旣瘞遣人搜求又得千餘副復夢來謝公年歷四十得數子皆不育一日夜夢異人衣冠偉然告曰今此非爾子後丑年庚月丁日所生眞爾子矣當名元措公儉於奉已厚於賓客周恤困窮不問家之有無娶泗水孫氏宋副樞密孫傳之女孫後贈魯郡太夫人又娶泗水侯氏後封魯郡太夫人二子長郎元措今襲封衍聖公次元紘業進士女一人適兗州宣武韓昺公享年五十三終奉直大夫以子貴贈正奉大夫嗚呼孔子之澤及於無窮國家褒崇之恩方自此始又豈止五十傳哉祖庭廣記

漢賈將軍墓碑　張文

原夫立石者將以刻功記事者本乎紀實如有功不刻而石且何用有石不紀而事但徒書夫後漢賈君文者南陽冠軍人也少習

尙書有將相之器王莽末聚眾數百人於明山自號將軍更始立將其眾歸漢光武見而奇之於是署破虜將軍使督盜賊將軍馬羸光武解左驂賜之光武至信都遷偏將軍拔邯鄲擊靑犢破員定降陳僑建武二年擊酈降王尊明年春與帝會宜陽降赤眉將軍嘗從征伐未嘗喪敗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其敢深入常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後諸將論功自伐將軍未嘗有言帝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十三年封膠東侯噫生而爲將能有功於襄朝死而爲神屢降福於茲邑今撫信史之言而立石於墓右庶幾邑民以時享祭而不敢慢也大安元年進士張文記 南陽府志

華州蒲城丞喬公墓誌 趙可

上缺 改華州蒲城丞正隆之季關陝空虛華州密邇商鄧人心動搖令與尉皆挈家逃去君召耆老告之曰今事勢如此南軍且至爾等何以禦之皆曰有降而已君復好謂曰國家之興實天所授人荷覽政亦已久矣其忍負之乎苟如所言將捨順效逆一旦朝

廷以偏師至南軍奔潰不暇從之而去者爲官軍所乘皆死於蹂躪其不能去者責以背叛拏戮之今丁口數萬同一心力足以自固吾爲爾等計莫若善壘浚隍厲兵積粟吾雖不肖願率先父老以圖其守此萬全策也衆皆喜曰敬受令於是增卑培薄躬執畚鍤以道其泉不浹旬而城完乃料揀丁壯得二千人悉令登陴又選精銳百人以爲牙兵其餘衛坊曲更巡邏備炊爨者皆當其任禁繫豪猾逐去游手命寄居官分守要害延老儒與參謀議部分既定甲冑登城諭以禍福既而有謀翻城以應敵者執而據賊戮之人皆屏息未幾渭南赤水華州華陰白水下邽皆爲南軍所據賊楊萬李孝章率衆傅城自冬及春首尾凡四月誘脅百方君誓死無二人知感激自奮賊不能攻大定二年春正月官軍至賊始散走君空壁而出與官軍合擊追奔數十里振旅而還君慮民之嘗陷於賊者不能無罪諭使自陳其後捉殺使誅從亂者此邦之人獨賴以免人亦感君之恩繪君像戶皆祠之下缺

建炎以來繫

年要錄

以上原列卷八十九

斛律光墓碑　孫鎮

王字明月朔州敕勒部人世載忠謹北齊社稷賴之不幸爲祖珽口提婆譖死王之祠堂舊在州衙子城東北隅俚俗相傳云王嘗指此地曰吾死後葬於此及百年當有二千石爲吾守墳後人遵其遺旨葬焉構諸孤墳之上此理殆無足信者蓋州置於後魏之初而王沒於齊之季則指葬之說誣矣按守居園池記云由於煬反者雅文安發土築臺爲拒誅則廟基正臺之遺址殆長慶以後守土者惘王之口口因即其地而建爲影堂晉天福閑刺史張廷蘊後增大之乎不然樊宗師號爲紀錄細碎曾不一言及此何也絳州志

段季展墓表　李愈

段氏之興其來遠矣世居武威在漢則北地都尉印在魏則晉興太守汾至於有唐尤爲顯煥身居將相公望巖巖則文昌其人也

刎擊姦邪英烈罰罰則秀實其人也其餘特書史籍乃寘周行者亦不縷數降及前宋則我司理參軍出焉參軍諱應規鄉於稱之稷山門族蕃大遠豊接閈相望蟬然邑人號司理莊以別之爾後埋光種德彌昳相承不替其緒者累葉矣四世孫季良字公善乃故贈中奉大夫武威郡侯矩之父故華州防禦使鐸之祖也昆季五人兄曰季先季亨弟曰季易季連姪五整徹衛術衍量材授事各有所主或私門幹蠱或釁序治經俾皆不失其性分公生而敦敏不喜兒嬉長而厚重不悅紛華壯而負長材遠度恥為齷齪近步以尊常守故而已人有勸仕者笑而不答私謂所親曰丈夫居室豈能以太倉一粒為人所役哉姑山之陽汾水之曲世有善田數頃許足以奉祭祀供甘旨備歲時伏臘之禮給子孫詩書之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善於鄉里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哉勸者始退事兄季亨尤為盡禮季亨之子整與賓貢之書升於太學稱之距汴不啻千里始我往矣琴書僕馬無不畢具及至之日問貽以

時倬宗倦游整亦不負父叔之志曉夜燭克盡其業爲時聞人娶故洗馬楊君孫女天資仁淑司我中饋其姪整後以文藝擢知太平縣事人皆歸美賢叔之致居無何昆弟中有求異者公拒而不諾再三至不得已泣而告曰一斗粟尚可舂一尺布尚可縫同枝連氣何遽如是中外資產任君等所取一無所爭吾去張門閥樹德積善有年矣天實有之其肯貧我嗚呼公之言其仁人之言哉知其敦好本業不務外飾輕財重義樂善好施求之古人中十無二三今者壙廬已安矣孝孫之心猶以爲不足遠採他山之石樹立豐碑圖不朽計愈晚詢之耆老參以耳目之所接猶得詳言之而爲之銘銘曰

姬姓分封鄭武公子段氏之興自茲伊始枝葉相承多歷年所乃武乃文或出或處厥惟我公稷山巨族樂守善田耻修邊幅孝弟睦婣得之自然朋友稱信族黨稱賢昆季之閒有求異爨推肥取瘠曾無競畔哀此哲人生而有死天監孔明子孫受祉稷山縣志

武威郡侯段鐸墓表　　張萬公

公諱鐸字文仲少孤事太夫人以孝謹聞師事長兄鈞專心嗜學行吟坐誦聲滿鄉舍方其得意雖暴雨漂麥亦不之覺也積數年閒經籍子史無不該貫少有大志嘗於簡策自書曰韓愈自比孟軻曾西不爲管仲況魁天下乎苟有其志亦無難矣所蘊概可知已與兄鈞同遊場屋並驅爭先振華發藻難弟難兄矣都人呼稷山二段其聲價有如此者登正隆二年進士第五人第調長安簿未期丁太夫人憂哀毀逾制服除守絳州絳縣簿甚戀戀松楸不能遠去也至是應門蔭之賞諸子首及兄鏞是亦人之難能者秩滿除天德軍節度判官郡在北陲官置互市公監督之兩盡其平邊人賴以安移宰耀州美原縣以仁政撫民以智術馭吏吏莫搖手而民得歡心遺愛藹然是歲以葬事在告歸葬先郡侯而下於參軍之故塋會葬者不啻千人邦人榮之繼宰涇陽陝西之民先是困於和糴公素知其利害量入爲出權其輕重抑甚貴甚賤之

弊而官私具贍瓜期將至斯民隨淚以狀聞有司願挽留者幾及萬人改充尚書兵部主事奉命省山西等路旱災爲除租稅民迄小康世宗皇帝駕幸上京兼主六部事以扈從之馳驛應辦往無不給以勞授同知棣州防禦使事時河決滑衛間故相劉瑋辟公督役工省費輕人忘其勞復被命審決河北路刑獄事濟以平恕咸得平理朝議改中都都麯務累政不舉無補國用遴選能幹俾公服職鞭算心計增餘數倍優詔褒嘉賜錢鉅萬超授大名府治中兼本路兵馬副都總管時旱魃爲虐民飢賑死嘯聚綠林公惻然垂憫徧加賑濟民由是免害而盜亦潛息尋授曹州刺史增邑三百戶提舉河防事方夏淫潦黃流泛溢公躬率僚屬露宿堤上風號浪激傍觀膽悸公安然不動河神感誠徐復故道遺鎮平定是邦居壽陽井陘半山之間歲苦繁霜降早害及秋成下車以來不稼屢豐百姓歸公和氣致然洎典吉州詣祠謂耆彼吉鄉鄰於胥何既往分符而守何殊衣錦之榮公領詔章尉來拜埽五馬駢

駢觀者如堵雖買臣之適吳長卿之還蜀亦未遠過也稽古之力一至於是未幾徙節授華州防禦使過家上冢重光里社到官歲餘喟然歎曰吾本書生致身至此知進而不知退古人之所深戒也自草章疏懇求致政朝廷勉從之躐進兩階授中奉大夫加護軍封武威郡開國侯增邑三百戶食實封一百戶俸祿仍給其半泰和元年五月得報言還故里是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以微疾卒於穆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二父矩贈中奉大夫武威郡侯母李氏追封武威郡太夫人兄鏞姪汝翼皆由公蔭初娶張氏再娶張氏三娶故通奉大夫馬公女並封武威夫人五子汝楫汝霖汝明皆早世惟忠惟孝並襲父爵一守華州鄭縣赤水鎮酒務同監一守華州蒲城縣荊姚鎮酒務同監初蓋便於侍養也嗚呼如公之勤於學問篤於孝友□常之克成其美進退之不失其正亦絕無而僅有也二子謹卜宅兆以泰和三年四月二十日具禮歸葬持行狀以泣告曰知先君之詳皆莫如我公敢來請辭刻諸堅石庶

足傳信於後噫孝子之心諄諄如是其可抑乎因悉言之不足復爲之銘銘曰

堂堂段公萬夫之特四歲而孤已知好德學問惟勤三餘不輟董氏之帷孫生之說作爲詞章挺特豪邁桂林一枝如拾地芥分符杖鉞出長四州有腳陽春與物咸休立身揚名以顯父母求之古人張仲孝友既明且哲知止不辱駟馬安車歸於鄉曲公之名節善始令終篤之貞石穆如清風 稷山縣志

武德將軍韋公碣 大定二十六年 焦郁

故武德將軍姓韋公諱儀其先世韋賢仕漢爲丞相公其苗裔也世歷弗稽至郎公仕五代周有功故號封郎迄於宋祖曰秀徙居京兆盩厔縣父德贈敦武郎母孫氏贈封孺人後經兵亂基業殘毀逃居關土稍復本業有子二長曰俊次曰儀才皆克類儀尤親炙主善博通武經時天下騷亂群雄嘯聚公一日謂兄曰吾等不幸生於亂世羞與編氓爲伍苟勵志靖亂功名可圖兄壯其言而

善之遂投本郡廣銳軍適招求銳士公以驍騎應選得從范總鎮麾下披堅執銳搴旂斬將累立奇功錄充曲統制麾下凡所招募士卒專命訓練用致果毅率堪禦侮天會五年夏四月公率衆至虢州賊閆路子引兵與公戰一鼓殲馘遂定虢州范公表爲保義郎冬十有二月賊衆再犯虢公受命提兵掩殺始轉忠翊郎天會六年隨統制狄嗣宗復盧氏縣進拔嵩州解圍陝州府暨宜陽諸叛賊楊偉口首泉潤什驅民數千口轉武功郎閤門宣贊舍人肇任虢州兵馬都監次任河南孟汝唐州兵馬使下五軍提轄公因遊歷宜陽永甯兩縣愛山明水秀物華人熙用自已積貯之貲置膏田一千餘頃至廢齊阜昌三年正月公率衆奏允差充虢州兵馬都監視事日久於坊廓置地一區安定縣買田四頃阜昌八年權大總管府差充環州兵馬都監未赴任尋改授諸路兵馬大總管府差應右軍統領至皇統八年公以老歸政爲武節大夫尋換武德將軍驍騎尉卒於正隆元年十二月五日享壽六十有四公

先娶原州王氏長一女適朱氏後娶虢州王氏無所出仍娶鄧氏楊氏誕男朴尋娶趙氏封安人無所出男朴孝行純篤廬於墓側寢苫枕塊哀思哭痛服竟適追前志從征皆有破敵之功莅事則有滅私之道天性儉素動而有禮一方蒙休實終賴之於是思親涕淚斬山立垣穴石爲棺樹碑鐫誌大定丙午歲告成功九月三十日卜葬永甯太平鄉金門山之陰仍勒銘以垂不朽銘曰

昔應勝口超然不羣英資天武卓冠三軍傾心効用呼兵集雲訓練既熟燮戚能分進取虢州出遵渠魁總矢張弧揚音迅雷凶無不誅閫無不開鶴唳風聲披靡驚駭功成守官不受賄賂莅政勤劬資身儉素病臻告殂永昭美故鐫碑開碑庶識君墓　永甯縣志

潁川郡故陳公墓表銘　明昌六年　失名

夫陳公之祖本孟之河陽縣北冶村居之久矣自祖迄先人皆忘其諱其先父六公艱哉孤立世以農桑爲務竹木蓊茂蔬果園植男竭力耕耘女化居絲枲負淏水之曲景臨淇岡而原長如斯勝

地亦可嘉之公諱漸昆仲二人弟口校尉是也惟公爲里人日爲人修長謙沖忠厚人以禮加雖貧賤辭讓愈於自下人或忤已雖豪貴猶以氣出其上慷慨倜儻處世任俠嘗爲三治長鎮靜不擾界無竊盜衆所推賢處承平之世不乏奉養之資年逾所欲享於樂國公之妻子昆仲三人一女長男諱道妻裴氏再娶秦氏俱亡生孫二子二女長曰靖妻張氏亡再娶楊氏生曾孫女三人長曰望兒次曰迎兒小曰三兒次孫男八哥娶高氏生曾孫二子長曰驢驢次曰福兒長孫女曰大女適口宗趙口次曰三兒適黎林李忠公次男口序今口正是也妻薛氏生孫二子一女長曰六哥妻王氏生曾孫二男二女長曰小一次曰念三曾孫女長曰張姑適林泉郭口九次曰姑姑次孫男七哥妻口氏生曾孫二男二女長曰念二次曰五住曾孫女長曰不借次曰骨髭孫女曰白姑適渠里村李一公又次男口妻楊氏亡再娶畢氏生孫一子三女孫男九哥妻郭氏生曾孫一子一女男魏驢女宜姑長孫女曰二女適

南堡吳□次曰大姑已許親本村姚□大次曰小姑年幼公女曰
小姑適本村馬鎬公之弟故進義校尉二公諱□□□□□子生
四女長曰□姑適□□□□次曰房姑適李村□□□次曰師姑
適大街崔□小曰八十姑適林泉李□□□□□□□□□□
□□□□□□□□□□□□□□□□□南郊斂福錫民
龍兆姚之齒□達尊之民年七十□十□□□□□□□□
□□□□□□□□□□之異數也非惟推其壽考之異抑亦□
其□□□孫之□裕也□何□疾於□二十六年□□□□
□之故私第享年八十有六朝廷莫如爵爵莫貴於朝廷矣鄉黨
莫如齒齒莫尊於鄉黨矣以今尊之爵□古尊之齒今□石為記
上以忠於君□其褒賜之榮□以孝於□□□□□□□□□
□□□□□□□□□姑□以□事置於墓側以傳於不朽耳
銘曰
□□□□□□□□□□□□□□鍾□□□□□葬祖宗塋

植茂植泉秀高峯□□而□已表心□□有孝子□□□蹤□□
□欲寵祿旌封光流綿示子孫重重時大金明昌六年歲次己卯
正月□□日 孟縣志

晉趙宣子墓碑　　　　靳德昌

忠節有以勵其臣英氣足以激後代生而無愧死而有神宜乎血食千年典型猶在質之前古晉趙宣子其人也公諱盾謚曰宣晉上卿趙衰之子也晉僖公五年公子重耳以驪姬之難出奔狄衰從亡也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衰生盾即宣子也僖公二十五年公子歸國是爲文公公女趙姬請逆盾與其母來以盾爲才因請諸公以爲嫡子文公之復國也衰之計策爲最多遂命爲卿三十三年文公卒子襄公即位宣子代父執國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晉文公六年而襄公卒靈公即位少長而侈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宰夫胹熊蹯不熟則殺之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

門闢矣具服將朝尙早坐而假寐麑退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宣子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鬭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置諸橐以與之旣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不告而退遂自亡也其忠於人主感於人心大率如此其他行事詳載於史遂子朔嗣位遂終老焉蘇溫遂晉之遠壤蓋後屬諸趙氏今邑西十里有宣子墳廟存焉春秋左氏書魯昭公元年十二月趙孟適南陽烝於溫杜元凱稱趙氏家廟存焉兼質諸圖經亦不誣矣但以年祀綿邈碑志不存居人以方陵呼之塋之四圍檷爲禾黍時有田夫野老豚蹄豆酒禱

瀼水旱而已謈然莫知其由來泰和壬戌之冬德昌自潞而來忝丞是邑因公往還屢謁祠下至於□立遐覽弔古傷懷想千載之英靈冀九原之可作因命工刊石緬紀芳猷庶幾陵谷變遷亦且不朽 河南通志

太原王氏墓記 承安四年

雷文儒

王氏之先本青州人也世有隱德以農爲業當唐末年巢寇作□互相侵擾不能安土因以避地徙家而來至孟州之陽西北隅小仇村卜以居焉後爲河陽民自高祖而上遠而莫可紀高祖二子長曰□翁次曰孫曾祖五翁諱整嘗娶東村牛氏生子六人乃本家之祖父也祖諱□其爲人也敦而信謹而弱力闢土地躬耕稼穡雖水旱不息雖寒暑不避田□廣蓄積備先具也昔公之生其父嘗語人曰此子他日當大吾後公娶本州段氏爲妻温純孝義克勤婦道生子三人長曰鎮生而不□以財發身□而能容仁而有勇雖臨事之難必使以義凡與人面交必結以信可爲純德君

子人歟次曰□□風度堂堂如也當農隙之際喜談論道德漁獵經史尊賢□□眞亦異人耳鎭嘗娶北虢村虒氏爲妻生子四人女二人長曰輝幼而克家動靜有節□□□□□耕稼不改□□□治民嚴敬□宦府相似人多畏而服之故孔子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此之謂也□初娶大仇村尹氏生子一人又娶州西章村范氏生三子三女次曰□娶唐村武氏生五子四女次曰炳妻南逯村高氏生三子三女又次曰耀妻□□□張氏生三子一女次娶程家女程氏一女珪娶本州□校尉女爲妻生二子六女長曰政妻白家莊焦氏生四子六女次曰名□妻東鄉西長村張氏生三子二女又次曰昌妻懷州河內縣王村楊氏生二子□□□□□子孫□□□自來矣大卒能循祖訓克紹家風莫不以儉爲德以勤爲功至於歲或不登嘗發□□□□□□給□□□之多□□□矣故得□□□□□河陽之大姓一日王氏昆仲扣門以請謂子曰吾家之先積

行累仁□□陰陽以□□□□□□□□□□□所紀何以□□
□□□□□□之□□諸□□幾傳之不朽僕謂曰君之祖父自
愧玉而下□相接□□□□未得其詳不能□□其□□□有生
□□□□□□□□聚□□□□□□往來□□□□□□其□
僕以其再四懇切辭不獲已兼喜其子孫之至孝□欲發揚祖父
之令德□□□默而無言不其□其□□者乎於是引□□□□
之□□□□□□□□□□□□有陰德厚者流必光子於王氏
得之信不誣矣鄉貢進士孟州學正雷文儒撰大金承安四年歲
次己未二月丁卯十有三日立石 孟縣志

李氏墓表 大安四年

雷文儒

乃祖者孟州河陽縣東小仇村人氏李□□□□□□□□□□
□□國朝緣撫定之久乃頒恩赦通行天下深有尊敬耆老之意
使□□□□及七十□□□□□之時□□□□□□一□巳□
□□□□□特授進義校尉旌表其門致使鄉村上下聞之者莫

不欣然□盤□□□來相□□□□因設會酒□□□□我□
家自上世以來專於農桑不敢少廢豈意今日□國命恩命是亦
非常之遇也向先祖先之□□□□□□□□□爲農者天下之
大本也力田者當世之急務也穀乃人之命食者民之天□□可
斯須舍其耒耜哉由是翁雖年及衰老尚切勉□□□□□□□
□□□不可懈怠以理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所守縱復有荊
金趙璧魯□隋珠積之盈室奈何飢者不能食寒者不能衣又安
□□飢寒之患故飢寒□身必欲止非僻之心未知有也□翁至
八十五歲以老壽終於家葬於莊之東東塋內從西第三位是也
其第一位是父李□翁□□□墳園相□西南祖□□西北隅是
祖父李大翁之墓也翁先嘗娶本州劉萬家莊高氏爲妻生一女
曰張姑適温縣小吳村張氏爲婦因高氏遘疾而化再娶河南□
□□縣郭□劉氏□妻生一男曰李四翁名榮及其長立善繼於
家雖朝夕之閒曾無少怠至於春耕夏耨□躬親其事不避寒暑

之勞不□風雨之苦益知稼穡之艱止欲成其家耳嘗謂諸子曰我聞孝經有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宜爾子孫服其教不□天災流行降及我身臥病未痊□曰我竭力耕田敬□子職忽爾染患此豈非天之命耶遂翼日因病告殂諸兒女號泣悲哀彷徨之意如無□□者□父嘗娶項家莊□氏爲□□子因病而化後再娶車村成氏爲妻生男女各二人長女曰生姑□大仇村王庭玉之妻也次女曰馬姑乃西□□念三之妻也長男曰李六名□爲人純□勤謹於家娶□運村上官氏女爲妻俱已亡殁有男女各二人長女曰趙姑適羅崖趙念五次女曰□姑適□□村□念二長男曰念二名增娶□□□□□□女次男高□未娶榮次男李□名炤娶到會家坡張氏女爲妻生男女各二人長男□一名坦娶大仇□□女生男楊和尚次男謝哥□□南號張氏女未娶女□□定與西許馬氏小女賽二定與西小仇王氏炤因父喪之後常□悲悼喪其父□□未老□

□凡先父□□□營未濟之事皆一一積漸而成之所且□耆老母康健日親奉侍克全孝道其母成氏尙切切教誘□婦幼女勤於桑麻女工□□□□□之事勝於曩日□雖知祖父□世葬禮已畢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中心□□爲□難忘父祖積累勤苦之功俾全家□今安□在小子何敢當克一□□與諸□□□□□□□□親識特來扣門爲僕求文將紀其事載於尊勝經幢之右立於□祖靈墓之前必欲傳之子孫永爲勸誡□□□感歎其事□□□其李氏之爲人勤儉而務農謙讓而有禮□□發揚祖先之德此豈非仁人孝子之用心也固不敢辭於是援筆而書時大安辛未歲四月八日□□鄉貢進士前孟州學正雷文儒□□

□□□□讚曰

嗟嗟祖考世業農桑闢我田畝積於倉箱事非可□□□□□刻之貞珉示其不忘 孟縣志

隴西郡李公墓誌銘 大安元年

賈沂

公諱□字信道忻州人也自其遠祖以□□爲尙書郎有聲遂爲
名家後多聞人世本河東之大山子權不仕雄財於□□□子
中子□□□生事流爲軍隷後轉忻州招收□□二十四指揮使
心□□□□□遂於州□蘭村稍置田園因家焉終老於家子孝
德業鄉貢進士舉□□□□師有子二人長曰肇次曰公以宋元
符元年十月二十三日生幼失其親□□儒業娶智氏公事母至
孝與兄友愛酒善敦敏舉措□誠不貪世利不爲苟合與人遊處
動持規矩卑意謹慎當世士人多與之接智氏治家嚴肅訓慈有
法先公亡公享年七十有二以大定十一年辛未七月二十六日
疾終於家諸子奉公與母智氏之喪合葬於龍岡之原公平昔文
章有集二卷目曰金山牧河蘭若傳於當世士人之□子三人□
□□□□□早逝次曰李仁三曰李□長女適趙敦武次適楊
遠李仁娶馬氏生男李桂女□郎婦桂娶楊氏生男李仲李榮女
郭郎婦憐憐滿嬌俊嬌仲娶張氏生女招兒榮娶張氏李覲娶王

氏生男李堅女趙郎婦堅娶張氏生男鄭和女盼兒重嬌覲恐老之將至有失奉思之意一日持父所作文章命工貝石囑予爲記僕與堅有親故不敢辭□記其實銘曰

哀哉淑人超然不羣□□闡出天喪斯文爲時模範游心典墳□□士翟直諒多聞事親至孝友兄愈勤□□有死風散其雲大安元年三月十一日承事郎鄉進士賈沂撰　石刻拓本

應奉翰林文字贈濟州刺史李公碑銘　貞祐四年

崔禧

勇而易發此强悍者之喜爲也然臨難畏死者有之柔而不武此仁賢者之常行也然見義捐生者有之蓋人之忠節皆繇心理取舍之明不在乎詞氣之强與柔也平居之時從容自許至於行義之美孰不有是言哉負勢而直往肆忿而輕生直恃勇也倉卒之變利害動撓保身毀節向之剛猛皆虛氣所使安足恃哉其有天資純固涵養正理昫昫然常有溫粹之容低首斂容退然似不足

者不幸而與禍會則明誠審决義不內顧雖狂鋒虐燄樂爲之劫是豈前弱後勇哉惟其所畜之深有激則奮必將絕世驚俗凜然爲天下之英烈是可重也然則節義者士之所素學以爲口教大法豈若世閒淺深之徒苟合偷生者耶其爲有國家者之旌賞也宜矣粤貞祐之初兵久不解敵騎南下攻圍係戮肆毒侵淫二年正月至於濟郡人李演以前應奉翰林文字罢衰居此因之口口者爲備禦三日敵不能得併召其黨大集於城下勢不敵城陷公被執彼固疑其衣冠也曰若非李應奉乎蓋敵中素聞其名意欲得而使之也公承問曰然敵喜使之跪曰大官可得也公曰我進士第一人重有祿位汝何禽畜吾吾豈爲汝使哉賊憤擊其脛碎之終不屈繼中以刃至死猶駡云嗚呼懿哉是豈仁者之眞勇與已而敵退朝廷遣使宣撫山東廉得其實奏請加贈上意矜恤遂以濟川刺史之章仍令勒碑致祭淵乎聖慮其知所先務矣惟平亂定難在曉人以逆順之理而起其忠義之氣令賞典首及死節

之士其於驅策將士深得其鼓舞之術也臣禧承命拜手爲之銘

曰

君子所守惟義之爲威武不屈死生不移世敎舉此以爲常理此

而不知安足爲士英英李公初以文稱循常謹愼衆未謂能孰知

其中慨有事在志吞萬兵氣蓋四海胡雛雖鷙甚䝉而輕堅鐵雖

懵覩之猶生高氣終完素心不愧聖主知賞忠魂猶慰鉅野茫茫

黃流湯湯樹碑其側名與之長山左金石志參濟甯州志 以上原列卷九十

金文最卷四十六目錄

墓碑

王黃華墓碑以上原列卷九十三

元好問

金文最卷四十六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墓碑

王氏先塋碑　王若虛

王氏之先譜亡不可考世居鹿泉農隱不仕其最近者諱傑字邦美始知讀書令行軍參謀守道之父也好古樂善而尚氣輕財務周人之急教其子弟一以忠信孝友里閈少年有悍戾不率者亦必委曲鐫諭使之改而後已由是中外重之兄詠早世二孤玠瑀藐然可憐公親撫視以至成人而玠爲名進士夫人李氏溫雅慈祥備諸婦德與公俱以上壽終所生三子其仲則參謀君也未冠失怙追於家累屈跡刀筆中貞祐初宣撫司以人望選充本縣尉時甫離兵火遺黎反側未安而爲長吏者方貪殘以逞一日衆變自令丞以下悉肆至君側肩拜而歡呼曰惡者除之善者奉之可也保我百姓非公而誰卽以縣事歸君未幾改主簿定簿令萬戶

史侯之立君勞爲多擢慶源軍節度副使尋復召置幕中恩顧益隆遂專腹心之寄君資豪爽而愷悌多可見者皆悅而親侯以碩德宏量高出一時而君復以忠厚濟之政簡風恬遠邇咸賴其從征四方一軍所至獨多全活率君力也平居喜賓客車騎盈門窮日夜不厭有孔北海之風而於文士尤厚收攬薦延惟恐不至縉紳以爲依歸儕類或譏其太過而不屑也故言河朔從事之賢者君爲稱首焉一日語夫人程氏曰吾出微賤才能勳業無踰人者夤緣幸會驟至顯榮非祖考之靈其何以及此而墳隴蕭然堙沒於蓬藜榛棘之間狐兎雜居殆不忍視吾罪大矣每一念及未嘗不痛心疾首今將具禮而新之庶幾死可以瞑目程素剛明因力贊曰斯亦妾之素志也誠不可緩於是戒徒命工更其宅兆增之垣墉以至凡五服內瘞而未葬者皆次第而遷附焉然後完美可觀無復遺恨既而又曰古者墓有碑碑有文所以垂世也而未之具猶爲闕典乃以其辭來請予於玠爲同舍生於君爲門下客情

親契厚勢不得辭竊惟追遠之說舊語存焉報本之義禮經著焉此天理人倫之至而名教之所先也爲人後者生盡愛敬死極哀戚立身揚名以顯其親宜若足矣而又思所以致美乎松楸而增光乎泉壤表其行實大書深刻爲不朽之計使夫來者顧瞻想像歆羨而咨嗟豈非所謂追遠報本者固不能已耶王氏之善慶既當爲之發揚而參謀君孝德始終尤不可不記乃敘其大略而系之以銘曰

岡阜在後澗溪在前緊王氏之阡有閎其室既完既堅有歸其碑是磨是鐫不有所肇孰開其先不有所繼孰大其傳德厚流光理亦宜然於以昭之於千萬年

滹南遺老集

朝列大夫劉君墓碣銘　　王若虛

東垣劉君諱某字鼎臣予之執友也高才博學以詞賦爲名進士興定五年舉天下第一授應奉翰林文字時關右擾攘鄜畤被兵帥臣紇石烈承詔往援表君從事執政難之不得已乃遣至則城

陷遂不知所終今二十年矣其家以歲月既深理窮望絕懼夫魂爽之無依也於是招之以葬於先塋而請予銘其墓義不可辭則爲敘次而銘之君資可愛幼而老成接物溫溫笑談有味見者皆悅而親初自以所業過人意氣銳甚謂當立取榮名而數奇不偶累舉未從一時儕輩收羅殆盡至於後生新進亦往往先登而君鬱滯如故繼遭喪亂生理日艱晚游汴梁纔試充史院書寫不勝落寞日者推其命咸謂無科第分君略通其說亦以爲然一旦獲捷喜出望外方將馳騁快意以償平生而遽有是遭所謂命者果何如哉斯可哀而亦可怪也先娶董氏再娶李氏子四人董所出長曰燧以蔭補官次曰煒次曰熠次曰煥孫男三人長曰坦次尙幼君累遷朝列大夫其從政之歲蓋四十有七云銘曰

其得也遲而喪之速其榮也不足而哀有餘孰主張者有銜不怯雖然名占甲科亦既成其志沒於王事抑又得其死有子有孫足以奉其祀憂樂同盡竟何校哉新宮孔固魂兮歸來 滹南遺老集

千戶賈侯父墓銘

王若虛

保塞賈侯嘗識予於東垣丁酉夏六月不遠八舍致書見招至則館其家禮意甚厚已而言曰某也不天生六歲而失怙恃今四十年矣而未有紀述不朽之託負媿良深雖不及誌諸幽猶得以表其隧某既幼孤家譜世系不復能知而先君之事幸存其大略敢丐一言以傳信嗚呼墓有碑碑有文所從來尚矣且禮不忘其本而孝莫大於顯親親有善而揄揚之大書深刻以申其追慕尊崇之意此天道之自然人情之同欲而子職之所當盡者也不亦先務乎吾觀近世自一介之微稍躋貴顯者爭先樹建以爲榮華螭首龜趺亭亭相望宜我侯之不敢緩也既辱侯知能勿成其美按公諱佺字巨平祁之蒲陰人其先皆隱德不仕公長身美風姿賦性淳篤事父母以孝悌聞待友朋以忠信稱鄉黨宗族莫不服其口德而又重氣節急患難有貸其錢者雖至百萬不問償期議者以爲難初長兄儀次兄成憐公晚生父母屬念且公等幹蠱可嘉

故曲極友愛儀子弗嗣屢請析居儀輒紿曰二親既有命書矣卒舉貲産付公州貳高君亦謂其可妻也以女歸焉承安丁巳春三月以疾終於家享年五十九卽以其月葬於里之先塋公凡四娶皆同郡巨室子而最後爲李氏尤賢淑備婦德男一人曰輔李所出卽侯也一女適宋氏男孫三女孫二人當貞祐兵火之餘城邑殘廢遺黎無依侯以完復安輯之功爲衆所推由本縣尉至爲州刺史及歸聖朝勳績益著自招撫使累遷河北東西等路右副都元帥甲午中朝廷更定官稱選充行軍千戸云侯儀度魁傑胸次灑落其才行器識類皆不凡而愛民喜士爲河朔稱首蓋一代之偉人也嗚呼源深則流長本根固則枝葉茂物有常理君子每以爲積善獲福之喻視履考祥以人占天如影響之敏符契之不可無也昔有預高閭門俾容軒蓋手植庭槐期生三公者初若妄意已而果然冥冥之中昭昭者存焉是故卽其所享可以推其始之所自來由其所爲可以卜其終之所必至夫何疑哉侯以妙年遭

遇驟至顯榮富貴功名無不如志諸子岐嶷稱其佳兒此決非已
於偶然者固足以知其世積之善矣而躬行之實不替益隆於先
有光又可見其方來之報則賈氏之餘慶殊未艾也是宜書故書
之而系以銘曰

厥土維腴厥木維敷有崇其邱於城之隅閟之深封之固過者必
恭賈公之塋　滹南遺老集

太一三代度師蕭公墓表　　王若虛

太一之數興於金朝天眷閒衞郡蕭眞人其始祖也靈異之跡上
動至尊敕賜觀名太一萬壽世嗣其法一再傳而得師焉師諱志
冲字用道博州堂邑人本姓王氏祖某父某並受眞人法籙師幼
穎悟誦書日千言而沈靜寡言不好戲弄年十六父兄議婚師曰
性喜出家不願娶也强之不可因而逃去隱於冠氏李守奇家遂
與守奇詣衞州參二代師爲門弟子始事尊宿翟子華子華故有
淹疾師侍奉惟謹前後十年無懈倦之色或衣不解帶者數月人

以爲難大定十六年朝廷普試僧道師初密誦經文人人不知一旦中選儕類甚驚及當給據言於考官曰師兄蕭道宗累被黜落年過四十乞以據授道宗某方壯徐爲後圖未晚也考官不許而多其讓十七年授度保充衛州管內威儀領教門事二代師將退席密語道宗曰吾門徒數萬而試經具戒者完顏志甯及王某而已志甯資雖明敏而頗輕肆非主教之才不如王某純粹廉潔爲可屬乃以爲法嗣而改其姓凡法嗣皆從蕭氏蓋祖師之訓也師素不爲辭章及升堂諭衆隨意而言悉成文理勸戒深切聽者聳然內外相慶以爲宗門得人矣居無何有司選奏四方高德之士補住中都天長觀師首應之既而河犯郡城居人往往他徙而本觀道衆亦旅寓於蘇門師聞而還聲望既隆求教者接跡而至歲所傳無慮數千人先是汲縣闔村有觀曰朝元荒廢已久而額籍具存師請諸官遷於西門墳園之側以處其衆明年河復口本觀殿宇頹毀且盡師次第繕完尋復一新而增創者幾倍所費不貲

明昌間前尚書右丞劉公偉自大名移鎮河中道出淇上謁師甚恭州倅移刺者先以常流待師見劉加禮心猶疑之其後數屏人獨往而師常靜坐無爲因問先生於此有何受用師曰靜中時有所得非語言可以形容若無得者雖片時不能安況終身乎其人乃服曰劉公誠有知矣師自蒞修觀舍深居簡出外人多不識其面承安改元日會正旦父老懼災請師作醮於神霄宮士庶畢集師少時白皙而癯至是色如紫玉目光炯然冠佩整肅若自天而下觀者歎仰以爲眞人復生也少長貴賤悉歸禮之泰和初章廟春秋已高皇嗣未立設普天大醮於亳之太清宮間歲報謝師皆與焉五年河南道士籍少阮以再祈皇嗣被召過師問之師曰向來作醮例遣重臣所在供給多傷物命其違天意甚矣自今宜罷之至於與醮官吏皆須禁止葷酒務行善事庶可達誠雖然再三則瀆亦恐徒勞耳籍至闕以勿遣重臣爲言上可之而令籍詣太清行事如初師與俱往旣又同赴中都太極宮誦經百日時戶部

侍郎胥鼎方提控寺觀恐師南還率朝士十餘候之曰今明主臨朝尊元重道天長纔廢隨建此宮如師者人天眼目不容遽去也會宮衆亦堅挽之遂勉爲留七年大蝗上遣中官問提點郭元長禳治法元長敕其徒閱道藏求之師從傍曰道藏如海豈易討尋就使有之亦未敢必其應吾祖眞人嘗留經籙三百餘階內有秘章今可用也遂取以進上喜曰天垂此教以利生民即命師依科作醮比行禮大雨師呪信香一炷禱於眞人其雨立止翼日有旨問蝗絕之期對以三日據法有灑壇符而灑時當留一面使蝗有所歸師則留其西西乃大山也及期則羣飛入山而死詔加賞賚師固辭曰道人救物安用賞爲上曰眞道人也當別議旌表郭元長告免提點職詔師繼之仍賜號元通大師內人賈病逾年諸醫莫療上曰此非藥餌所及前禳蝗王某殆是異人或能起之師奉命直抵宮闈治以符水而愈宮闈非閹寺不得到蓋以道重師也衛紹即位特賜上淸大洞法服一襲當時榮之師嘗謂人生貴適

意顧名愈尊顯而身甚勞浩然有休息志乃因晉公舉汾西李大
方以自代而歸實大安二年之春也一日集眾曰祖師立教代代
相承如續燈然無有窮盡今弟子中蕭輔道者祖師再從孫吾當
付之於是退處西堂高拱淵默不復以世務關意貞祐二年四代
師主亳之太清師亦從焉四年閏七月丙午忽謂門人曰速具湯
沐吾將歸寂門人亟加冠履未畢而逝有鶴數十旋遶久之時天
氣猶暑閱餘旬而體不變八月庚申權殯於宮之塋其日陰晦重
甚眾方以時刻爲疑俄樹杪雲開如席許得以不誤已而陰晦如
故又聞香風四來送者幾萬人咸歎異之初師之將誕也有桑生
於宅中不半歲成樹比十年其高數尋狀如層樓世所未見至是
亦無故而枯相與始終尤可怪訝也師平生無喜慍恂恂似不能
言至遇事而發雖眾所難決者三數語輒定老莊之外兼通經史
諸書而尤長於左氏春秋其智識有大過人者享年六十六歲戒
臘四十自號元朴子云四代師字公弼既返河朔將復迎師骨以

祔於眞人而求所以表其墓者俾予文之公鄉一世偉人所交皆天下之士而竊幸與之游昔已嘗爲作眞人傳矣而又有茲命是不以蕪陋見鄙也義不得辭則據其事狀而具著焉　滹南遺老集

清虛大師侯公墓碑　王若虛

師諱元仙字子眞趙州人也大父以胥史起身至河北西路漕司掾才幹旣優而行己無玷尤以孝友著稱議者謂不見用於時則必有得於道毋殁慨然曰所以區區塵土間者爲親故也今不待養復何爲哉聞淇上蕭眞人立太一大教因往參爲門弟子眞人一見愛之授名道淨傳太一三元法得以便宜行化乃即本州及眞定之第各建太一堂奉持香火以符藥濟人大定二年凡釋道之居無名額者許進輸賜之公遂投牒以在州道院爲太淸觀而在府者爲迎祥眞人每批經籙必先授公而後傳前後千品公曰天寶下降要當永劫流行一日去世誰其保之密禱上眞願於私屬生繼嗣其後男琳得子相貌殊常即師也生不茹葷始學語能

辨三官之像少長嬉戲則教羣兒禮北斗澄大喜以為祈禱有徵
而得所託矣會朝廷鬻祠牒由是度為道士年十四已克主大醮
詞音清亮迥出一時儕輩翕然推服明昌初以高德應詔入住中
都天長觀自泰和改元國家事祈禳連設大醮羽流極天下之選
而師皆與焉仍常居要職出諸人右功完賞賚甚渥賜紫衣德號
曰觀妙尋佩符馳傳降御香於岱嶽長白等山頃之以親老辭歸
鄉里崇慶間召住太極宮用進補軍儲恩改授今號宣宗南巡祓
命入汴提控上清宮敕有司一依天長故事逾年而退未幾太清
宮請為宗主三返益勤不得已應之時院門凌替殆莫能支加以
歲賦數百斛為病尤甚師下車未浹旬以狀上聞悉獲蠲免衆賴
其庇已而拂袖棲遲於洧川正大庚寅正月為善士左崇等作醮
於鈞臺法事勝絕舉壇欣幸以為未始遇也既畢將還忽示微疾
衆欲召醫候之師不許曰世緣已盡自可長往安用療為越三日
日中命置高座而處之顧至未刻則口占一頌舉首端坐頂中戛

然有聲兩手握子交而逝時年六十九矣遠近士庶炷香拜禮者累日神色宛如生人已酉焚化於郭西從遺命也下火之際紫雲見其北蒼鶴十數翔舞空中移時乃散送者幾萬人莫不以手加額嗚呼異哉其超脫明白如此亦世所罕聞也丙戌塔於潁濱之崇眞觀予素知師名而不及識每以爲恨然嘗與其門人口悟詮游悟詮業履清修而讀書好事亦落落不凡者以大元辛丑年正月二十日改葬師於平棘縣明信鄉之鄭村原屬予銘其墓渠意既堅而竊亦樂爲之道也乃敘而銘之曰

其生也爲賢其沒也爲仙人而如此足矣又何加焉著之貞珉以永其傳 滹南遺老集

贈昭毅大將軍高公墓碣　王若虛

慶源軍節度使高侯因教授王君進士陳生來見曰不肖不天生四年而先君捐館舍訓誨不得聞奉養不及致其爲不幸可知也逮其長成事與心違曷勝風樹之悲顧瞻松楸未嘗不流涕太息

今將刻石墓隧以垂之無窮事實本末雖不能詳而故老所傳猶得見其爲人之大略茲敢以託予謝非其才而請益堅重以王陳雅故義不可辭則勉爲之敘次曰公諱顯高邑人其先皆農隱弗耀公敦朴簡靜而辭色温温接物極愷悌輕財務施喜周困窮其事親處兄弟孝友尤篤至教人亦必先此里閭宗戚無貴賤疏近交口稱爲吉人無閒言者明昌七年五月壬午以疾終於家享年四十卽葬其鄉之先塋夫人韓氏婦德無缺亦著賢譽後公十九年卒子三人長曰慶終本縣丞次曰進不仕次曰添祿卽節度也男孫四人女三人正大中以節度恩特贈昭毅大將軍夫人封號如例初節度當再罹兵火之後寇盜並興道路蓁蕪城邑頹廢而能糾集義旅撫安遺黎內守外攘以鳩完復之功闔境晏然遂成樂土有司嘉其能擢柏鄉令累遷今職治聲甚美公望甚重其福祿方隆而未艾異時所至有詎量者嗚呼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不及其身則在其後物有定理聖賢有成言古今有同然之效昭乎

其不可誣也今患不能爲善爲之未始無徵高氏世居吠畝沒沒於常流殆與草木同腐而一旦子孫蕃昌門地烜赫以爲邦人之榮推原其自豈偶然也哉是誠可書故揭之以勸來者而系以銘曰

身雖不顯而後也昌壽雖不永而所存者長褒卹有命紀述有章以播其芳以揚其光是之謂不亡

保義副尉趙公墓誌　王若虛

公諱彥姓趙氏世爲眞定藁城人祖某父某皆農隱不仕公少剛果敢爲無畏憚天眷閒朝廷以南伐徵兵公適出有司即取公兄公聞即走歸自陳彼才力不我若請自代遂行不一辭妻子人義而壯之會事平還天資純質治生尤勤儉細故躬親不憚服食器皿期於僅足自餘無毫毛非分用日夕營營恆若不足教諸子孫及所以語他人亦唯是見諸惰侈者咄嗟惡棄殆不能與言故卒大其家以名一邑承安二年以耆老受官保義副尉後二年冬十

一月庚子終享年八十八素康彊少疾至是猶能日自興起行步了無牀枕滯將終謂其子淵曰吾常歎人之子孫鮮克以義終祖宗積累之業一旦不難割散之骨肉相視一旦如道路人惡孰甚焉爾其帥下以嚴處之以均無怠無頗無違乖離以壞我家其孫曰元英者以進士擢第則又特戒曰惟爾所獲亦惟我祖宗實有慶爾無遂獨庇爾裔必及其餘以答我祖宗意其遺志如此初娶靳氏先公卒晚娶張氏子三人長曰汴以從軍官至敦武校尉次曰温皆早卒淵其季也女四人長適靳氏次傅氏次周氏王氏男孫八人幼者二餘悉克自立亦既或有後女孫九人幼及寡者三餘悉得所歸噫公之所享多矣富貴壽康子孫蕃昌人或一二之不獲公則兼之茲不多歟故其歿也君子無大恨其家歿後二十一日葬諸先塋祔以靳氏而責銘於若虛若虛於公為舊親既又為孫壻故辭而不得免銘曰

萬事畢一生足斯而慊焉復何欲新宮孔固惟吉卜左右前後皆

其族安其神樂其眞以利其嗣人（滹南遺老集 以上原列卷九十一）

王公輔之墓誌銘

李俊民

世傳王氏周靈王太子晉之後以其是王家太子其子孫遂稱王氏有二十一望各以分封食采而立史記秦有王翦漢有王陵最爲顯姓太原瑯琊二望爲尤著今按王姓非獨出於子晉之後又非分封食采而得出太原瑯琊者子晉之後後漢逸民霸司徒允魏司空昶晉司徒渾後魏龍驤將軍慧龍梁太尉僧辯唐侍中珪並出太原漢諫議大夫吉晉司空祥及齊宋梁朝王氏盛於江右者唐宰相方慶皆出瑯琊王子比干之後以王爲姓者出河東天水六國齊王田建子孫以王爲氏者出北海陳留魏公子信陵君無忌子孫以王爲氏者出高平京兆公諱翼字輔之其先河中人疑王子比干之後世遠失其傳祖克明避靖康之亂徙家濩澤晉城之王城里父德遷於里韶鎭生翼驚姜之後不聞啼聲者數旬父以爲癡及能言與他兒小異性穎悟稍勤於學七歲常從師行

有誦杜牧之華淸宮詩後師舉似歷歷能道之師頗奇焉八歲能
屬文旣長日記千言應進士舉因感疾遂留意於醫與名輩張仝
道趙子華友講究難素及本草物性藥證病源以拯濟爲務貞祐
甲戌郡檄委以巡檢南山土寇一日破葛萬賊性不嗜殺遂辭職
晦迹月院山耽味經史百家之說每有疑事書之別卷疑釋塗去
之尤精於易占無不應與人交尚義重然諾友愛同氣分財取衆
房之所不取武城張氏數日遇盜不知所適公一日因採藥偶得
張遺槖及書契瘞於巖下後其孤故還給之寡婦李氏有少年安
姓者强娶之不從力斃之棄屍古冢旣而婦活公乃誘其父兄訴
之官安服其辜人皆義之丁先生女以父亡値艱食巳鬻於豪民
焦氏焦婦疾篤命公視之曰若差從公所欲報之公曰但得丁女
可矣焦諾之婦安攜女而歸長嫁於汝陽庾氏醫不取利衆醫譏
之曰余所重者人命奚以利爲利心一萌何異紾臂奪食乎咸愧
其言薄游河南從者如市謂其徒曰汝輩若依得論語知之爲知

之不知為不知此兩句便可醫矣如孫思邈者亦有所不知若不知為知雖思邈亦不足敬盧氏劉氏各遣子學醫亦令二子說論諸人或有疾醫不克痊公至問所服藥曰是也但病深藥未效耳及愈謝之曰非獨此藥亦向者服藥之功也常謂其子從儉曰人與汝有隙病而求治何以處之從儉徐應曰若羊叔子豈酖人者耶公首肯之致仕何不罕特進在汝州忽暴風疾不語公曰服此藥三日愈十月又病公曰宜吐之後服完明粉半月愈恐來年十月病必復發次年如期而病公曰此必須藥過後月十六日寅時無恙止遣太醫廎公來視疾服藥輒斃公曰藥勢太急正不勝邪故也日晡當復甦其二子哀泣求藥不許曰藥能起生人不能起死人翼日寅時特進公薨十一月十六日河內崔氏子值年三十餘病不救將斂公至曰此已不能藥治當針之猶可活其父不信公三針而體温明旦再針而目開七日如故梁縣尉范某傷寒不起公曰六日汗解請藥曰善攻不如善守過五日昏眩左右手無

脈妻子泣謝公熟視之徐笑曰勿驚汗將出矣頃刻汗而愈防禦完顏公問易曰當先理會心又問曰以靜以誠如水動則濁濁則不能照物王彥明問讀脈經皆能誦之然臨證切脈多惑何也曰汝但口誦而心不悟俁譬猶按圖求馬果得馬乎時吉仲器在傍曰學者尚如此況不學者乎至於秀老德老二人處悟禪理太原公處精術數古今才人詩得句法平生著述有素問注疑難二十卷本草傷寒歌括各一卷算術一卷古律詩三百餘篇長短句二百首雜文四十篇辛卯至日召子從儉曰早來望氣不祥我數將盡汝勉之過次年二月初八日酉時可免壬辰正月入汝陽山避天兵所臨遇游騎俘至營中被害皆如所占臨終語妻李氏我平日別無大過惡惟破葛萬賊不能無冤此其遺恨耳死於兵與死於病相去幾何古人視死如歸我死無憾男從儉必在可往求之李氏以遺命入山見從儉曰吾豈是要活爲汝父所囑今旣見汝死無恨矣終於珙璫棄公始娶山陽張氏生三子長曰從約業進

士亥早卒季曰從儉再娶馬氏無子再娶李氏一子天從儉有父風業儒大朝委劉中試諸路精業儒人從儉中平陽選癸卯春將以某月日葬狀其父行託所友德老李子瑨求誌諸墓故哀而銘之曰

家世儒業靡忘厥初尤所長者治人之書葛萬之賊一掃滅迹不忍於殺乃退厥職遭時之變潛居月院左經右史好學不倦周流河外聲震汝海向風而從無小無大有疾則視得脈於指囊中探丸起人之死神妙不測莫善於易擬議而動與時消息䘏人之寡箠撻之下贖人之孤備禮而嫁德如叔微藥如宋清宜其有後不墜家聲淺土之喪客於他方有子克孝護還其鄉委骨原野其誰與藏魂兮獨歸閟此元堂 莊靖集

終南山碧虛眞人楊先生墓銘　劉祖謙

明昌初僕時年十四五就學於長安聞得道羊皮先生已羽化於府署之宣詔廳復有紙襖先生居焉數數見之方稚蒙未能知其

異人泰和之末得官有扈武言楊碧虛者傳王祖師之道名振關中向所謂紙襖先生也先生字明眞其號碧虛子耀川三原道曲里人家世爲農兄弟四人俱入道先生其伯也仲曰守珪餘俱早世先生始從馬丹陽學復詣山東見邱王諸師由宣詔驪往來南山承安泰和間徒衆頗多歸之適陝右二統帥俱皇族相繼師禮焉運使嘉議高公忽病心痛治莫能效先生爲布氣按摩立愈有詩十絕爲謝先生形骸或歌或舞或類狂癡嘗以養生安心術相授其爲官貴士流尊禮如此道俗景仰隨問隨答頃刻詩頌積疊人人滿意正大二年淸明日語門人李志常積祖墳預建壽塔果以十年六月無疾而逝享年八十集所爲歌詩餘三百篇目曰長安集先是其仲守珪受印可於先生遂居鳳翔一日求木於前知府朮虎公旣瞑目門人歛焉郡人驚異觀者萬計二道人因忿爭於前久之不解忽聞擊木聲舉蓋再起讓曰若輩將賣我作利賂耶速蓋棺將無人矣葬後不數日北兵奄至城屍果闔於是郡人

始悟事見定海節度使盧通議墓碑云嘻一門而二達者異哉志常以師之壙獨未有銘見請宜銘

世人憧憧名利場體便綺紈味膏粱氣不內充性則戕一眞忽焉散微茫反以紙襖爲猖狂誰知懷玉終煌煌倒持陰陽長不亡飛上神京朝玉皇守爐鍊丹曾竊嘗其徒今有李志常 甘水仙源錄

平章政事壽國張文貞公神道碑　元好問

故相壽國張公之孫好退謂某言先大父之薨參知政事高公子約爲神道碑碑石已具遭貞祐之亂不克立好退南渡二十年乃還鄉里思卒前事而高公之文於時事有嫌不敢復議惟我先人以書生起家仕宦至宰相身存踐履之實國有經綸之業雖流風未遠而人代既遷徵頁史則墜簡已亡懷舊俗則高年垂盡贍言邱隴旌紀寥寂好退無所似肖不能奉揚徽烈負釁纍累無以自處誠得吾子辱以第二碑賜之則瞑目爲無憾矣敢百拜以請某竊自念言不腆之文顧無足以紀公之美且不能繼於高公之文

之後固宜以不敏辭所以不敢終辭者蓋金朝官制大臣有上下四府之目自尚書令而下左右丞相平章政事二人爲宰相尚書左右丞參知政事二人爲執政官凡在此位者內屬外戚與國人有戰伐之功預腹心之謀者爲多潢霫之人以門閥見推者次之參用進士則又次之其所謂進士者特以示公道繫人望焉爾軒輊之權既分疏密之情亦異孤立之跡處乎危疑之間難入之言奪於衆多之口以常情度之謂必以苟容爲得計循默爲知體矣然而持區區之忠以盡心於所事如石右丞據董右丞師中胥莘公鼎之流概然以名臣自任者亦時有之惟公歷仕四朝再秉鈞軸不難於他人之所難不徇於世俗之所徇忠信篤實足以自結人主名德雅望足以師表百僚敦龐耆艾足以塡國家而撫百姓故百年以來談良相者莫不以公爲稱首夫善化一鄉智効一官人且喜聞而樂道之不欲使之隨世磨滅有如我公乃不得以著金石傳永久秉筆之士將不有任其責者乎謹按儀同三司平章

政事壽國文貞公諱萬公字良輔姓張氏唐名臣公謹之後唐末有自東海徙汶上者後又徙東阿遂爲東阿人曾祖諱晞行善好施鄉人歸之宣政末常出財佐軍二子得補國子助教用公貴贈銀靑榮祿大夫淸河郡侯妣劉氏淸河郡太夫人祖諱詢孝弟力田家用不匱贈金紫光祿大夫淸河郡公妣崔氏淸河郡太夫人考諱彌學篤於學問以尙書爲專門之業初應鄉試擢本經第一後罷經義科以詞賦取士復預薦書已而歎曰丈夫甯老於童子彫蟲之技耶吾不復出矣常銘其左右云欲求子孫先當積孝欲求聰明先當積學世以爲名言累贈崇進壽國公妣王氏壽國太夫人生四子公其第四子也崇進公嘗夢至一大官府署曰張萬相公之室已而公生因以名焉公幼穎悟號稱博聞强記弱冠登正隆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潁順軍新鄭縣主簿丁崇進公憂服除調沂州費縣主簿正隆政衰盜賊羣起公有策禦之盜爲衰止邑人賴焉大定四年調遼陽府路辰滦鹽司判官課最超淄川長

山令去官之日百姓爲之立祠十口年充尚書省令史考滿還河北西路轉運司都句判官歲餘改大理司直十九年遷武甯軍節度副使二十一年召爲尚書省右司都事朝廷知公始將大用矣未幾攝同知登聞檢院事奏對稱旨乃眞受焉再遷侍御史不數月改右司員外郎郎中敷奏詳明不爲緣飾世宗嘉賞之顧謂侍臣曰張萬公純直人也俄遷刑部侍郎章宗卽位詔以遺留使於宋使還會創設提刑司首命公爲河南路提刑使不期年御史臺奏課爲九路之最擢拜御史中丞時明昌元年也元妃李氏有寵上欲立爲后臺諫以爲不可交攻之監察御史宗端修右拾遺路鐸翰林修撰趙秉文皆得罪去一日上遣中使密訪公吾欲立后何所不可而臺諫乃不相容卿以爲如何公言此大事明日當面奏及對因爲上言國朝立后非貴種不預選擇元妃本出太府監戶細微之極豈得母天下上默不言明日出公爲彰德軍節度使兼應州管內觀察使其後立后議寢上思公言召爲大興府尹二

年九月拜參知政事以太夫人年過八十表乞就養不許未幾復申前請乃授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兼判東平府事以便親歲餘復以親老爲言乃聽歸侍六年起爲河中府尹時屬軍興調度百出公爲之平物價寬民力比他州所費省者什六七承安三年正月上以太夫人之故移公濟南尹河中之人爲建去思堂畫像祀之九月丁内艱卒哭詔以明年正月朝京師起復授平章政事超資善大夫封壽國公主兵者言比歲征伐多至敗衂凡以軍事所給之地不足自贍至有不免飢寒者所以無鬬志願括民田之冒税者分給之則戰氣自倍矣朝臣議已定公獨上章極諫其不可者五大略以爲軍旅之後瘡痍未復百姓拊摩之不暇何事重擾一也通檢未久田有定籍括之必不能盡適足以增猾吏之弊長告訐之風二也浮費侈用不可勝計推之以養軍可稅不及民而足無待於奪民之田三也兵士失於選擇强弱不別而使之同田而共食振厲者無以盡其力而疲劣者得以容其姦四也奪民而

與軍得軍心而失天下心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五也必不得已乞以冒地之已括者召民蒔之以所入贍軍則軍有坐獲之利而民無被奪之怨矣不從卽以衰病不任職乞罷賜告兩月且以尙醫調護之泰和元年六月連章請老遷榮祿大夫且以公第四子某四赴庭試當同進士出身詔充閤門祗候又改筆硯局承應尋賜進士第所以優禮公者他相莫與爲比二年章再上有旨卿頻上章告老甯以言事不見從或與同列者有差別故耶何求去之數也公奏言臣誠衰老當避賢者路無他意也三年正月章再上不允加銀青榮祿大夫三月歷舉朝賢之可代己者求去甚力上爲感動中使宣旨朕初卽位首命卿入政府繼遷相位以卿習於典故處事詳雅春秋雖高而神明未衰故且以機務相勞今去意已堅不得不屈朕以從卿耳明日入辭詔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公退居上所以待之者不少衰朝廷有大利害則遣使者就訪之六年南鄙用兵上以山東重地須大臣鎭撫之手詔起公判濟南府

山東東西路宣撫使便宜行事公爲之布敎條問民所疾苦貸逋賦以寬流亡假閑田以業單貧戍邊郡者戒之以守疆場毋敢妄動在州郡者戒之以省符牒毋敢妄擾經畫既定即移文有司乞還鄉里上優詔許之仍加崇進以榮其歸七年冬十月寢疾一日令具湯沐灑掃庭內曰吾將逝矣命子益執筆書遺戒戒子孫以貴薄尙儉而已尋薨春秋七十有四上聞之震悼輟視朝賻贈加等祭葬皆用詔書從事有司考行謚曰文貞仍贈開府儀同三司以八年二月舉公之柩葬於靑太里北原之先塋壽國夫人劉氏祔焉大安元年詔繪公像於衍慶宮配享章宗廟庭公資朴直不自表襮自少日便能以沈默自養平居不妄言笑事親孝待昆弟有禮與人交不苟合太夫人喜家居留官下者未嘗久每一書示至公必望拜庭下欷歔流涕而後發左右皆爲感動夫人前没章宗欲有所賜再拜謝不敢當潔居終身兩童子自隨侍婢不得至其前閒居鄉縣與父老游敦布衣之好初不以名位自居仕宦五

十年在州縣則治化清淨不事科罰而人有畏愛之實在朝廷則切於論列有不便於民者必委曲道之雖理若訐直而辭氣容貌不失其爲大臣之體大定之治近古所未有紀綱法度備具周密公在相位謹奉行而重改作得守文之體故能不動聲氣而天下陰受其賜古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於茲見之故嘗論公平生所言者不勝載而繫於廢興存亡者有二事焉一立后二括田立后難於從而章宗從之括田不難於從而竟不聽其後武夫悍卒倚國威以爲重山東河朔上腴之田民有耕之數世者亦以冒占奪之兵日益驕民日益困養成癰疽計日而潰貞祐之亂盜賊滿野向之倚國威以爲重者人視之以爲血讐骨怨必報而後已一顧盼之頃皆狼狽於鋒鏑之下雖赤子不能免蓋立后之事在庭之臣皆以爲不可獨上以爲可故公之言易爲力括田之事上下皆以爲可而公獨以爲不可故難爲功以一言之不相入其禍果有不可勝言者是不獨在公爲遺恨異世相望亦當有太息而

流涕者嗚呼豈非天耶銘曰
留侯授書三往雞鳴濟北有期迺祠嘉平神物不亡時出效靈轂
城之張帝傅載生帝傅維何文貞壽公木訥之剛朴魯之忠以靜
而應以介而通悃愊無華安事勇功郎署擢長憲臺進貳相業之
良興陵所試大定之治講若畫一公如曹參守而勿失守而勿失
民以甯謚賜則陰受跡容致詰皇天生之曷不成之孝孫受之曷
不究之在昔所難在聽思聰鳥羣於前孰知雌雄兵以農戰國從
本固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一言之微邦可以興作法於貪敝將曷
勝悔罔後及忠無前寤我思古人愛而莫助黃山之陽喬木蒼蒼
公墓有碑千載涕滂遺山集

王黃華墓碑　元好問

泰和壬戌冬內翰王公卒於京師道陵雅知公家無餘財將無以
爲葬也詔有司賻錢八十萬以給襄事求生平詩文藏之秘閣未
幾以御製詩賜其家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于庭筠復以

才選直翰林者首尾十年今茲云亡玉堂東觀無復斯人矣其家以遺文來上尋繹之久良用愴然而其詩有天材超邁無慚琬炎之句蓋公門閥人品器識文藝一時名卿材大夫少有出其右者上意亦恨其得之晚而用之者百未一試也故殷重嗟惜之如此公諱庭筠字子端姓王氏家牒載其三十二代祖烈太原祁人避漢末之亂徙居遼東曹公特徵不應隱居終身其後遼東亦亂子孫散處東夷十七代孫文林仕高麗爲西部將歿於王事又八世曰樂德居渤海以孝聞遼太祖平渤海封其子爲東丹王都遼陽樂德之曾孫繼遠仕爲翰林學士因遷家遼陽繼遠孫中作使咸飭避大林延之難遷漁陽咸飭孫六宅使恩州刺史叔甯遷白霫六宅生永壽居韓州遼天慶中遷蓋州之熊岳縣遂占籍焉永壽之長子政事金朝官至金吾衛上將軍建州保靜軍節度使保靜之中子遵古字元仲正隆五年進士仕爲中大夫翰林直學士文行兼備潛心伊洛之學言論皆可紀述明昌應詔有昔人君子之

目子孫以昔人名所居之山而君子名其泉所為志也中大夫四
子庭玉庭堅次即公太師南陽郡王張公浩之外孫生未期視書
識十七字六歲聞父兄誦書能通大義七歲學詩十一歲賦全題
讀書五行俱下日記五千餘言涿郡王公翛然風岸孤峻少所許
可一見公以國士許之弱冠擢大定十六年甲科釋褐承事郎恩
州軍事判官臨政即有能官之譽郡民鄒四者謀為不軌事覺逮
捕千餘人而鄒四者竄匿不能得朝廷遣大理司直王仲翰與公
治其獄公以計獲鄒四分別詿誤坐預謀者十二人而已再調館
陶主簿公早有重名天下士夫想聞風采謂當一日九遷乃今碌
碌常選限於賢愚同滯之域簿書期會隨俗俯仰殊不自聊秩甫
滿單車徑去卜居隆慮周覽山川以謂西山橫截千里隱然如臥
龍起硤峪天平黃華至魯般門龍之首脊肋尾皆具而黃華蔚然
涵濃秀之氣山有慈明覺仁二寺上下相去不半里所西抵鏡臺
直雞翅淇之懸流幽林窮谷萬景全集一水一石皆崑閬間物顧

視塵世殆不可一日居也乃置家相下買田隆慮借二寺爲栖息之地時往嘯詠若將終身焉昔人庾袞隱居義陽僅見於傳記黄華雖勝絶而近代無所知名至於高賢題詠亦罕及之自公來居以黄華山主自號茲山因之傑出太行之上入境俱勝於公見之山居前後十年得悉力經史務爲無所不闚旁及釋老家尤所精詣學益博志節益高而名益重明昌初用薦者以書畫局都監召俄授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遷翰林修撰坐爲言事者所累出爲鄭州防禦判官承安初繼丁內外艱哀毀骨立幾至不起四年起復應奉翰林文字泰和元年復翰林修撰扈從秋山應制賦詩至三十餘首寵眷優異蓋將大用期年罹此不幸春秋五十有二實二年十月之十日也官止承務郎緋衣銀魚夫人張氏亦太師女孫子男三人萬安萬孫萬吉皆早卒女三人長曰從淨幼爲女冠公歿後以能詩召見特加敬異次曰琳秀入侍掖庭季女幼在室公既無子以弟庭淡之次子萬慶爲之後以蔭補官至行尚書

省左右司郎中文章字畫能世其家孫某曾孫某尚幼公儀觀秀偉善談笑俯仰可觀外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之接一見之後和氣津津溢於顏間懇懇款款藹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極口稱道他日雖百負之亦不恨也從之游者如韓溫甫路元亨張晉卿李公度所引見者如閑閑趙公內翰馮公屏山李公皆爲文章鉅公下者猶不失爲名士世以知人許之爲文能道所欲言如文殊院斷琴飛來積雪賦及漢昭烈廟碑文等辭理兼備居然有臺閣體裁暮年詩律深嚴七言長篇尤以險韻爲工方之少作如出兩手可爲知者道也有蔡辨十卷文集四十卷傳於世世之書法皆師二王魯直元章號爲得法元章得其氣而魯直得其韻氣之勝者失之奮迅韻之勝者流爲柔媚而公則得於氣韻之間百年以來公與黃山閑閑兩趙公人俱以名家許之書鑒既高又嘗被旨與員氏宣徽公汝霖品第秘府書畫因集所見及士大夫家藏前賢墨跡古法帖所無者摹刻之號雪溪堂帖一十卷至於筆墨游戲則門

水有人品之妙墨竹殆天機所到文湖州以下不論也每作一幅必以千文爲號不肯輕以與人閑閑有上公詩云李白一盃人影月鄭虔三絕畫詩書馮內翰挽章云詩名摩詰畫絕世人品右軍書入神人以爲實錄云癸丑夏六月某客燕中萬慶爲言先公之歿四十餘年矣南北喪亂初無歸顧之望衰年乃得灑掃墳墓邱木已老而旌紀寂寥某死不得瞑目矣今屬筆於子幸有以慰顧之某不敏自初學語先夫人教誦公五言志學以來知慕公名德蓋嘗夢寐見之雖不逮指授至於不腆之文亦從公沾丐得之已嘗不自揆度爲先正壽國文貞張公閑閑趙公內相文獻楊公碑矣有如我公乃不得著金石傳永久顧安所逃責乎乃勉爲論次之而係以銘銘曰

山立兮揚休元精兮當中冠名士兮中朝何隱隱兮隆隆明昌天開文治昭融婉孌龍袞孰雲之從望公修門劍珮從容行人會盟常伯秩宗開燕論私衮職彌縫顧曷任弗勝而鉛槧是供生材實

雖閒氣所鍾有物妒之隨以禍攻白駒忽其過隙乃欲歷九關而上通詩至夔州而偃文以潮陽而雄假公歲于箭陁以窮所磨於韓杜之後宜愈困而愈工養吾棟而先代杲奚貴乎楠松謂公不遇卯獨簡在乎淵衷謂公爲遇卯方積累之爲功畀鎡基而奪之而無庸計夫乖逢馬鬣兮蒿蓬摧熊嶽兮天之東望倒景兮不及抱明月兮長終澤畔行吟俯水伯之幽宮裴回故都而不忍訣寫孤憤於迴風讒傳長沙蟊賊內訌邈前席之不再俄占書之告凶貴大患若身兮羌今昔之攸同我作銘詩兮以慰公使不幸而爲屈賈其何以釋元壞之遺恫遺山集

以上原列卷九十二